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永远的列车(组诗)

张评

铁轨

向西的铁轨伸至大漠
向东的铁轨伸至大海
触摸不到故乡

我瞭望呼啸而过的列车
带走我哀怨的乡愁
铁轨苍白
像我的两根腿骨

我沿着铁轨到过 大漠与大海
却迟迟未能抵达故乡

坐上列车走了

坐上列车走了
伊春没了
前方有哈尔滨、长春、沈阳
北京、石家庄、太原、郑州、西安
驶到平凉到家了
列车一路西奔
什么也没有了

列车承载太重
搬走着生命的箱子
日夜兼程
下次坐上列车
又被装入组合的箱子
运抵只是过客的目的地

坐上列车走了
一座一座的城市没了
那些单体的生命一次一次组合
串起一列长长的列车
一闪而过

绿皮火车

你是老大
跑最远的路
跑最多的路
干最累最脏的活
走的路很少是平的直的
爬坡
钻洞
过崖
蹬水……
风餐露宿,九死一生

你是老大
什么事都让两个弟弟
穿红衣服的那个多么体面
空调开着,椅子也是软的
穿白衣服的那个多么风光
闪电一般就没了踪迹
天上的飞机也伸长脖子俯视

谁让你事是老大呢
高原归你,沙漠归你
气喘吁吁,汗流浹背
咋跑都跑不快
走一走,停一停,还左顾右盼
生怕丢下一个奔你而来的人
他们不容易啊
不是到城里打工
就是上新疆摘棉花
挤一挤
挪一挪
站一站
慢是慢了点,若是苦了点
终究能到你去的地方

因你是老大
一抹永不褪色的绿色
你到哪儿,哪儿就是春天

K362次列车

也是绿皮火车
凌晨5点抵达平凉
路过的车
还是惊动了平凉的父老乡亲
他们不睡觉等着
呼啦一下拥挤着进了车厢
旅游、求学、打工
怀揣梦想交于K362次一路向东

高铁躲得远远的
在兰州、银川、西安窥视
生怕平凉吃了它
K362次不嫌弃
顺便捎带上平凉入中原,驻江南

从富裕发达的上海到塞上江南的宁夏
江南水乡和黄河大漠相亲相爱
越剧、昆曲与秦腔、花儿互换角色
平凉的红牛、苹果也搭上了车
在南京、苏州、上海大放异彩

K362次黎明前抵达平凉
载着梦想驶向海洋
平凉不凉
不遗余力地追赶着太阳

(作者单位: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人民检察院)

非虚构作品展

深山听证

原晓鸣



朱鹮飞舟

矿非排污的问题。翠坪煤矿门外便是一座高山,站在门口,能感受到“一峰青压门”的气势,在这逼仄的山谷中,紧挨着煤矿的是连接山外世界的无名公路,公路旁边就是西川河。公路路基与河道有两米多的高差,站在公路边上,整个西川河河道一览无余,公路边的斜坡被修整并硬化成了河堤,与另一侧的山体夹着西川河河道。

我们从公路边的一个土坡下到河道里去,再走不多远,就发现了一个一米多高的巨大排污口。排污口从煤矿门前的公路下方穿过,排污口周围用石头和水泥砌出了一个很平整的凹面,与周围的河堤融为一体,凹面中间便是用水泥预制管铺设的排污口。如此精心施工的排污口绝不似一般在河边偷排偷排的排污口。排污口静静地向西川河排着矿井水,经年累月。若说是偷排,这一人多高的管子,坚固平整的排口工程,丝毫没有要避人耳目的意思,只是一般人站在马路沿往下看,一时间很难发现罢了。我们此刻站在河对岸,排污口一览无余。由于管口粗大,倒显得管子里的排水没有那么急促。管子底部和人河一段的河底近乎纯黑,很难分辨是青苔还是经年排水沉淀的污物。望着不断排水的巨管,管子深处一片幽暗,仿佛能把人吞噬一般。

这么一个巨大的排污口常年排放矿井水,难道没人发现也没人管?显然不太可能。

原来,翠坪煤矿从2008年开始建设,建设之初的环境评价影响报告书及省里相关部门的批复中明确:煤矿开采过程中的疏干排水经处理后,生产生活中全部回用,不得外排。但是煤矿在生产过程中,疏干排水量很快就超出了当初的预计,煤矿已经没办法把疏干排水完全回用,于是这个排污口便在十年前出现在西川河边。

这里要普及一下“疏干排水”。疏干排水就是有计划地将危险水源的水全部或部分疏放出来,彻底消除在采掘过程中发生突然涌水的可能性。特别是在浅部开采时,采用“疏水降压”的办法,可使水头压力降至开采

水平以下,从而杜绝突水事故。

西川河目前这般情况,煤矿若是重新做环评并申请变更,如能获批,排放倒也合法,但问题就出在这西川河上。原来这西川河向下游流动的过程中,和另外几条河交汇成沮河后流经一座水库,水库是下游铜川市的重要饮用水水源地。2004年陕西省政府在对全省河流进行水功能划定时,水库上游来水河流的目标水质被列为Ⅱ类水质。这就意味着,按照规定,水库上游的河流都不得新设排污口。所以,翠坪煤矿这排污口的设置是违法的。

“唉,检察官,我们也是没办法啊……”煤矿负责人在介绍情况时满面愁容,“这些年,就这非法设置排污口排污的问题,行政机关年年处罚。”

随后我们走访相关行政机关,发现翠坪煤矿的问题,光各级行政机关的各类督导文件、责令改正通知书以及挂牌督办之类材料,收集起来足有半尺高。然而,深山中的那个排污口,仍旧十年如一日地排放着污水,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

在就之前发现的非法筑坝截水的问题与县水利部门磋商时,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煤矿现在所排放的污水,也就是煤矿的疏干排水,也要办取水许可证。我们询问县水利部门得知,翠坪煤矿没有办理许可证。不过他们补充说,这个煤矿的取水许可需要流域管理机构审批。

我们又赶到流域管理机构,答案与县水利部门一致。我们整理思绪,恍然明白,原来翠坪煤矿的疏干排水从取水到排污,全过程都未获得任何许可。

“那煤矿为啥不向你们申请取水许可证呢?”办案检察官问。

“申请取水许可需要合法的退水措施,翠坪煤矿那个排污口没有合法手续,所以它不符合条件。”流域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说。

没想到这两个问题竟然交织在一起,而且环环相扣。为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我们在

翠坪煤矿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参加听证的除政协委员和志愿者外,还有西北大学的专家。听证会上,市生态环境部门提交了解决翠坪煤矿非法排污问题的方案:从翠坪煤矿向南修建管道,穿过其所在的山谷,将污水排放至更南边山中的一条河,那条河边是可以设置排污口的。然而这个方案很快就被与会的听证员和专家否定了,因为这个方案不仅要穿过一个自然保护区,而且排污管道需要翻越一座高山,无论是从法律政策层面还是工程难度乃至后续成本考量,都不具备可行性。对于翠坪煤矿还存在无证取水问题,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分别就各自的职责等问题进行陈述。对于听证会的两个议题,听证员经闭门评议后,给出的意见是非法排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生态环境部门需要继续依法履职。对无证取水的问题,属地水利部门应当肩负起监管职责。

依据调查情况,结合听证会的意见,我们很快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书。不过发出检察建议书后,才是真正工作的开始。

有非法取水的问题,就有对应的水资源税问题。检察官在调查非法取水案件时,调取了企业的纳税情况,经过仔细比对,发现翠坪煤矿每年实际疏干排水量200多万立方米,但在纳税时,却依据早期一个文件中提及的疏干排水量报税,导致实际缴纳的水资源税不足其应缴纳税款的一半。通过与税务部门、水利部门召开磋商会,会议对翠坪煤矿漏缴水资源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并签订事实确认书,税务部门据此开展相关稽查工作。

很快,市生态环境部门提供了一套新的整改方案。在省政府的水功能区划文件上,西川河与几条河流交汇成沮河后,先流经查沟水库上游一个叫柳林镇的地方。当年制定水功能区划时,考虑到柳林镇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专门把镇子旁边这段河流划为Ⅲ类水质。现在的方案就是从翠坪煤矿沿着西川河铺设一条近30公里的管道到镇子上,然后将污水排放到镇子边的河里。从法律上来说,确实能说得过去。

检察官打开地图软件,找到柳林镇的位置,柳林镇在查沟水库上游十来公里的地方。查阅水功能区划,这段河流的水质被划为Ⅲ类水质,从法律上讲,确实可以在这里新设排污口。但问题是:要移除水源地上游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岂有忙活半天剑锋离头顶更近的道理?

我们带着方案走访了相关专家,专家看后无不摇头。最后,在陕西省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检察官的带领下,我们又来到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参加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双方共同研究了这个方案。最后,省生态环境厅的人员表示,这个方案目前还没有正式报批,即便报批,通过的可能性也很小。

检察建议书的整改期限届满,翠坪煤矿门前排污口每日照旧排放着污水,一切似乎都没有什么变化。

灯光下,在检察官办公室,办案团队就案件的下一步走向展开了激烈辩论。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案件事实,而是应当将市生态环境局作为被告向法院起诉。反对意见认为,按照法律规定,如果非法设

头鬼林子这亩半地。

按舅的说法,我爹“就一书生”,农活手艺无法与地道的庄稼把式相比。可有了自家的责任田,又守着水沟子崖这汪活水,家人心里有底气。爹娘不惯污水,刨地刨得深,坷垃砸得细,畦脊挑得直。挑水补苗,推水浇庄稼,人和庄稼都分享着好政策的春风和沟水的润泽。每逢大旱时节,水沟子崖两旁挤满了水桶和推车,甚至还用上了抽水泵。本已细细的水流,白日里几近断流。爹娘不愿赶热行市,趁着乡邻下半夜回家歇息,沟水复流,打着保险灯,架起推车水,让一车车映着星光的溪水,撒欢儿跑进自家的庄稼地。等晨曦初露,赶早的邻人来到水沟子崖,我家那庄稼地已浇水大半。

晨光里,爹娘摇着疲惫的身影回家,背后责任田里晒透了水的庄稼,已响起了咯咯的拔节声。清亮的水沟子崖水,和着爹娘的汗水,蝶变成了籽粒饱满的金色粮食。家里粮瓮满了,粮囤尖了,树杈、立杆上围圈着金黄的玉米棒子,院子里鸡猪鸭鹅浅吟低唱的旋律,驱散了往昔穷村陋巷的落寞,笼罩爹娘脸上那缺吃少穿的愁云,也浪打风吹去。

星移斗转,世事变迁。水沟子崖,和着她的清流,绿树、碧草、鱼虾,已翻成历史的黄页。庙乡的土地,生长出了糖厂、造纸厂,继而更新换代,繁茂出山东华建铝业集团等铝型材生产和不锈钢、钢结构、被动房加工、门窗加工、玻璃深加工等高端建材加工企业。经过二十载春秋的锻打,一座蜚声中外的中国铝都,携着鳞次栉比的住宅楼群,拉手临朐国际会展中心、高档教育园区、繁荣的商业网点,葳蕤于庙乡大地。

笔者做稿时,山东省潍坊市2024年国庆暨中国农民丰收节临朐手绘年画

置排污口排污的违法行为无法整改,行政机关依法可以对翠坪煤矿进行停产整治乃至关闭,但若如此,煤矿500多工人的生计可能面临问题。此外,翠坪煤矿生产能力的煤专供铜川市的发电厂,煤矿若停业关闭,城市用电安全面临挑战。最终,我们认为,行政机关对煤矿虽有处罚,但非法排污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解决,不能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让这个老大难问题继续下去。我们坚信,通过以诉的确认体现司法价值引领,一定能找到破局之策。

很快,我们将案件向人民法院起诉。在法院开庭过程中,我们列举了煤矿排污的现状、水质监测情况以及行政机关未依法全面履职情况,市生态环境局就其对翠坪煤矿多年来的监管情况进行列举。

庭审过后,市生态环境部门又提出一套新的整改方案。翠坪煤矿地处咸阳市与铜川市的交界,之所以两市要以此地为界,从地理上说,翠坪煤矿正位于两地分水岭的半山腰上,从翠坪煤矿向西北穿过分水岭后,另一侧的河流符合建设排污口条件。这个工程较之前柳林镇的工程,铺设管道的距离要短得多,只是后期运行成本更高一些。

因为这个新方案切实可行,工程很快就得到批准并开工。在工程建设完成后,新设排污口取得了排污许可证。此前,流域管理机构也向翠坪煤矿发放了取水许可证。经税务部门调查和催缴,翠坪煤矿共补缴多年来漏缴的水资源税252万余元。

又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们再次在现场组织召开听证会。会前,与会听证员、人民监督员和专家一同参观了翠坪煤矿刚刚竣工的排污管线工程,登上分水岭向北远眺,远方山谷中一条河流若隐若现。通过无人机航拍,大家看到了位于山下河谷中新建的排污口。听证会上,市生态环境局介绍了新排污管线工程的情况以及各类手续获批的情况。

“我是第二次来这里参加听证会,第一次来的时候,知道了这个案子的复杂程度,原以为会不了了之,没想到这个问题能够真正得到解决。”一位与会专家感慨道。

听证员一致认定,生态环境风险已经得到消除,行政机关已经全面履职。会后,根据案件情况结合听证会意见,检察官向法院申请撤诉并得到准许。

听证会后,警车再次穿行在子午岭山谷中,沿着西川河向上的道路顺流而下,向着高速公路的方向前进。山中树木繁茂,正是一年中绿意盎然的时节。车行正急,路过一片地势开阔水草丰茂的河段,河中突然飞起一只白色水鸟,沿着河面上飞去。此情此景,让我们兴致盎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李清照词云‘惊起一滩鸥鹭’,此情此景恰有此意!”

“意境确实不差,但这白鸟却非鸥鹭,乃是朱鹮。”

“朱鹮?陕西的朱鹮不都在秦岭山中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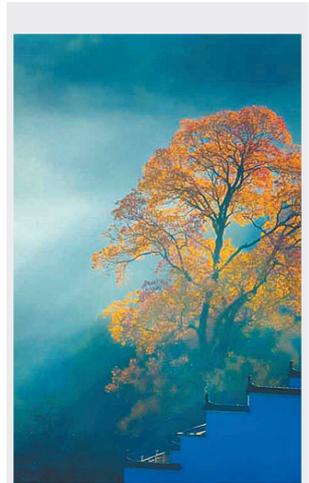
“这里是秦岭以北首个朱鹮野化放飞地,或许相比秦岭名声不显,但今日竟然得见,真是不虚此行啊……”

(作者单位:陕西省关中平原地区人民检察院)

展,在临朐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凝结潍坊市年画天花板水准的艺术奇花异草,于此次第绽放,花团锦簇下,将国庆节的气氛推向高潮。

庙乡人说,压上水沟子崖水线的公司厂区、住宅区和教育园区,还时时显现出水沟子崖湿湿的身形,这条水线四邻的企业枝繁叶茂,格外兴旺发达。水线四邻的社区、居民平安健康,顺着这道“龙脉”,仿佛又看到了时隐时现的“小白龙”身影。其实,现实中哪会有“小白龙”,那分明是庙乡勤劳淳朴的乡亲,那东来的紫气祥云,分明是党和国家政策的霓虹甘露啊!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检察院)



山村枫红

王国红摄

我的乡愁故事

灵性水沟子崖

王乐成

果园的万事通刘爷爷,他耷拉在白胡子里的扁长纸烟翘了三翘,没了下文。

我上学的初中,坐落在水沟子崖北的新村,那儿还有大队党支部、卫生室、磨面坊、肉店、代销处、理发店和拖拉机站。水沟子崖上瘦瘦的水桥,成为连接学校、村卫生室、代销点和磨面坊的重要纽带。

水沟子崖的窄窄,上口宽不足五米,深不过米许,只能算作农田里的一道皱纹、大地肌肤上的毛细血管。河道浅窄,不等于不起眼;称不起河,不等于缺河的魅力。沟岸绿柳掩映下,四季清流脉脉。水芹菜、水葫芦、水蓼子、蒲草,还有不知名的野草,铺满沟底,丰腴的水草掩藏着鱼儿、虾儿,偶然闪过的鱼肚白,宛如清流城市道修习的贡生。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庙乡的王姓家族,仅筷子胡同就考出了乐信、乐伟、玉波三位博士,还有五位硕士以及受国家表彰的三甲医院院长、空军飞行员、高级审计师等。

水沟子崖是“小白龙”的化身,鲜活于当地的民间传说,而庙乡的农人,实实在在受惠于水沟子崖那一股清流。这股清流,跟东干渠水携手,一道滋润着第三、四、五生产队三百余亩良田。那时的沟水是纯正的山泉,社员们干活渴了,拨开水草,捧沟水解渴,洗脸面去暑,有的干脆趴到水边,咕嘟咕嘟畅饮个饱,那痛快的喝水声很悦耳。可水沟子崖的河水再清甜,也难以解决庙乡人的温饱。河水映照出的,多是贫血的容颜和旧衣衫的穿戴。

20世纪80年代初,联产承包责任制犹春雷,似甘霖,催发了农人心头之花。欢天喜地的掌声里,我家分得无头鬼林子和村南两块责任田。距村南四里地的责任田没水源,庄稼靠天长,三年两歉收。全家的口粮就寄望于水沟子崖畔无

的灵性之地。传说,明代有颇负盛名的堪舆者,打村东皇山西望,雨雾间,有条“小白龙”自皇山北麓腾跃西去,消失于庙乡村北。那时节,庙乡的吕姓、王姓两家族,将家坟墓地定在了水沟子崖南岸的一西一东,取的是背靠大山,面朝河水之意。灵山水秀水出才子。明代辛未年间,庙乡出了进士吕三才,官至山西布政使司右政使,当地称“吕布政”,除在县城立有进士牌坊,还在庙乡村北水沟子崖畔,竖有上刻“望龙门”的石坊。吕三才病逝后落叶归根,葬于水沟子崖南岸吕氏墓地,墓前立有御赐鬲辰驮碑,毁于20世纪60年代。鬲辰是古代神话传说中龙之九子之一,又名“霸下”。吕进士的儿孙,又出过两位进京城国子监修习的贡生。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庙乡的王姓家族,仅筷子胡同就考出了乐信、乐伟、玉波三位博士,还有五位硕士以及受国家表彰的三甲医院院长、空军飞行员、高级审计师等。

水沟子崖的窄窄,上口宽不足五米,深不过米许,只能算作农田里的一道皱纹、大地肌肤上的毛细血管。河道浅窄,不等于不起眼;称不起河,不等于缺河的魅力。沟岸绿柳掩映下,四季清流脉脉。水芹菜、水葫芦、水蓼子、蒲草,还有不知名的野草,铺满沟底,丰腴的水草掩藏着鱼儿、虾儿,偶然闪过的鱼肚白,宛如清流城市道修习的贡生。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庙乡的王姓家族,仅筷子胡同就考出了乐信、乐伟、玉波三位博士,还有五位硕士以及受国家表彰的三甲医院院长、空军飞行员、高级审计师等。

水沟子崖水清甘甜,水底的鱼虾和砂粒清晰入目。夏日,同学们口渴,喝的就是西红柿加沟水的酒瓶装自制饮料,却不会闹肚子。去新村打醋,走出代销处,边走边喝,到了水沟子崖,能喝掉三分之一,为糊弄爹娘的眼睛,再用沟水灌满瓶。娘多嘴说,这回的醋不假酸,拌凉菜得多加点。三伏天,我掺水的醋瓶生了醋蛾子——蘑菇。我娘连说代销售员老张没良心,其实,我娘冤枉了人家,我是在醋瓶里掺了水缸里的陈井水。后来,再喝醋,我就一直往醋瓶里掺水沟子崖的水。这水新鲜的山泉水,没再生醋蛾。

水沟子崖名不见经传,却被视为庙乡

果园的万事通刘爷爷,他耷拉在白胡子里的扁长纸烟翘了三翘,没了下文。我上学的初中,坐落在水沟子崖北的新村,那儿还有大队党支部、卫生室、磨面坊、肉店、代销处、理发店和拖拉机站。水沟子崖上瘦瘦的水桥,成为连接学校、村卫生室、代销点和磨面坊的重要纽带。水沟子崖的窄窄,上口宽不足五米,深不过米许,只能算作农田里的一道皱纹、大地肌肤上的毛细血管。河道浅窄,不等于不起眼;称不起河,不等于缺河的魅力。沟岸绿柳掩映下,四季清流脉脉。水芹菜、水葫芦、水蓼子、蒲草,还有不知名的野草,铺满沟底,丰腴的水草掩藏着鱼儿、虾儿,偶然闪过的鱼肚白,宛如清流城市道修习的贡生。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庙乡的王姓家族,仅筷子胡同就考出了乐信、乐伟、玉波三位博士,还有五位硕士以及受国家表彰的三甲医院院长、空军飞行员、高级审计师等。水沟子崖是“小白龙”的化身,鲜活于当地的民间传说,而庙乡的农人,实实在在受惠于水沟子崖那一股清流。这股清流,跟东干渠水携手,一道滋润着第三、四、五生产队三百余亩良田。那时的沟水是纯正的山泉,社员们干活渴了,拨开水草,捧沟水解渴,洗脸面去暑,有的干脆趴到水边,咕嘟咕嘟畅饮个饱,那痛快的喝水声很悦耳。可水沟子崖的河水再清甜,也难以解决庙乡人的温饱。河水映照出的,多是贫血的容颜和旧衣衫的穿戴。20世纪80年代初,联产承包责任制犹春雷,似甘霖,催发了农人心头之花。欢天喜地的掌声里,我家分得无头鬼林子和村南两块责任田。距村南四里地的责任田没水源,庄稼靠天长,三年两歉收。全家的口粮就寄望于水沟子崖畔无